

五场话剧

比翼高飞



五 场 話 剧

比 翼 高 飞

重慶市話劇團集體創作

執筆 石 璧 田广才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成都

五場話劇
比翼高飛
重慶市話劇團集體創作
石 璽 田廣才執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鹽道街三號)
四川省新华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重慶新华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1/32 印張2 $\frac{7}{8}$ 插頁2 字數56千
1964年12月第一版 196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500

人 物 表

- 高明輝** 长江皮革厂厂长。
- 周海东** 长江皮革厂老工人，檢驗員，厂党委委員。
- 周 玉** 高明輝的爱人，长江皮革厂門市部售貨員。
- 胡万林** 长江皮革厂划料組大組长。
- 陶金山** 长江皮革厂划料組小組长，老工人。
- 小 冬** 长江皮革厂鉗帮能手。
- 陈主任** 长江皮革厂办公室主任。
- 段树平** 嘉陵皮革厂厂长。
- 姚淑英** 嘉陵皮革厂办公室秘书。
- 謝金山** 嘉陵皮革厂老工人。

第一場

時間 一九六三年冬，一天下午。

地點 長江皮革廠廠部辦公室。

布景 一個大廠的辦公室，布置應有盡有。窗外可見大車間，一門通外，一門通廠長辦公室。

〔幕啓時，陳主任站在通外面的門口向外講着話。〕

陳主任 我就不陪你們去車間了。有什麼需要，只要說一聲就行了，千萬不用客氣，都是兄弟廠嘛！

〔羣衆四五個人夾雜着回答：〕

——陳主任你忙你的吧！我們給你們添麻煩了。

——我們不會講客氣，都是兄弟廠嘛！

陳主任 好，好！

〔后台聲：你請忙吧，別管我們了。〕

〔小冬由外急上。〕

小冬 陳主任：周師傅、段廠長來了沒有？

陳主任 沒有。

小冬 高廠長呢？

陳主任 高廠長進城去了。

小冬 真糟糕，一個人也找不到。（急下）

〔陳同到辦公室桌前坐下，急速地整理着一份材料。從口袋里掏出

記事本翻閱，又找桌上攤開的記錄查對着什麼。電話鈴响。

陈主任 （接電話）我是长江皮革厂呀……哪里？……什么？
叫高厂长学习呀？他不在呀！……好，好！你一会儿再来電話？好，好。（放下話筒，埋頭整理文件）

〔胡万林拿着條子上。〕

胡万林 陈主任，高厂长在不在？

陈主任 不在，进城去了。

胡万林 哎呀！他进城干什么？

陈主任 开会，开会。

胡万林 什么时候回来呀？

陈主任 哎呀！我的大組长胡万林同志，你没有看見我正忙着嘛！你一会儿再来吧！

胡万林 我的大主任，你忙我也忙呀！为了找厂长，我全厂都跑遍了，脚上哪怕是甲級皮底也都快磨穿了，你还跟我来这一套。

陈主任 高厂长催着要这份材料，一会儿他回来要看的。

胡万林 什么宝贝材料，这么了不起？

陈主任 省里不是正在評比嗎？……

胡万林 什么？結果来了？我們第一，是不是呀？

陈主任 还没来，还没来……

胡万林 沒說的，这个第一还是咱們的，跑不了。

陈主任 所以呵，这介紹先进經驗的材料要不先整理好，临时叫高厂长說什么呢？

胡万林 噢！是搞我們厂的先进材料呵！那可要搞得愈生动

愈好。

陈主任 你老兄少在这里吵两句就好了。你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找厂长不可呢？

胡万林 哈哈，简单极了，不找他也行，小事一桩。就請主任同志在这张条子上签个字吧。

陈主任 （看條子）什么，你真会寻开心。这領皮子也得厂长批条子呀！你們找保管員領不就完了嗎？（推開條子）

胡万林 （推回條子）請你看清楚，这是提前領料。要是保管員肯发，我还跑来跑去磨鞋底？

陈主任 什么？你們划料組又要提前領料？

胡万林 怎么？下料快点还不好嗎？咱們划料組 別的不敢說，响应領導号召，提前完成任务这一条，从来就沒有打过折扣，可不是吹牛吧？

陈主任 当然，当然！

胡万林 当然什么？

陈主任 （笑）我是說，这当然不錯，要不然，怎么会成为先进組呢！不过……（拿一份文件給胡看）你看看这个。

胡万林 （瞟了一眼）我管他新指标旧指标，反正作皮鞋就得要皮子。

陈主任 同志，你听我說。根据这个新指标，今后用料要求更严了，不要光图快，还要省。你們是先进組，更应该首先保証执行。

胡万林 沒問題，你先把条子批了吧。

〔高厂长捧着一只巨型男鞋广告樣品由外上。〕

高厂长 胡万林，来，帮个忙！

胡万林 呵！高厂长回来了，怎么把广告样品带回来了？

高厂长 給門市部作了个新的，今天我进城順便把这个带回来了。

胡万林 这一摆，咱們办公室有气魄多了。

高厂长 哎！老陈，省里評比結果的电报来了沒有？

陈主任 还没有。

高厂长 怎么还没有来？

胡万林 高厂长，你別担心！評不評，我們总是第一。

高厂长 这家伙，又来了，我說你虛心点！（對陳）介紹經驗的材料整理好了沒有？

陈主任 差不多了，你先看看吧！（給材料，高翻閱）

胡万林 （把陳主任拉到一边）怎么？高厂长对咱們得第一好象还缺乏点信心哩。

高厂长 你說什么？

胡万林 我說我們應該加强信心。

高厂长 胡万林，你这个自高自大的思想，什么时候才能克服得了呵！（又埋頭看材料）

胡万林 实事求是嘛！我們就是第一嘛，我們厂十几年来从小到大，年年超額完成任务，上繳三千多万……

陈主任 上級說过，不能背历史包袱。

胡万林 这怎么叫背历史包袱呢？十万双出口皮鞋都是吹出来的呵？还不是我們厂第一个完成任务！

高厂长 同志，可別那么說哟，現在比学赶帮正在火头上，

英雄群里出英雄，好汉当中有好汉，局面不同了，麻痹不得，大話不能說得太早。

胡万林 唉！咱們这是关着門說呀。

高厂长 上班時間，你来瞎吹一气。

胡万林 我是来找你批条子的。

高厂长 怎么？又提前領皮子！老陈，把新指标給他看看。

胡万林 我看了。可我們那个組下料快、工效高，皮子用完了。高厂长，总不能停工待料。

高厂长 好，好，好！以后可要按新指标执行。（批領條）要注意節約皮子！

胡万林 好呵！（轉身欲下）

高厂长 他們划料組的陶师傅最近表現得怎么样？

胡万林 他呀，还不是老一套，要他快，就是快不起来。

高厂长 陶师傅是三十多年的老师傅，又是你底下的一个小組长，年紀大了，手脚不灵便，学习新东西是困难些。主要是思想問題，你應該多作作工作。

胡万林 我对他实在沒有办法了。

高厂长 不学着作思想工作怎么行呢？好，你叫他到这儿来，我跟他談談。

胡万林 那太好了，厂长亲自出馬，一定关火。哎，陈主任，待会儿，評比結果的电报来了，得了第一，可得馬上广播哟！

陈主任 广播，广播！（胡万林下）

高厂长 这家伙什么都好，就是嘴巴讨厌。

陈主任 是呀，他的干劲还是大。

高厂长 老陈，这份材料，有些地方具体例子太少了。

陈主任 这种材料最不好整了，太具体了，容易显得我们不谦虚；不具体，又显得不生动。

高厂长 有啥说啥！你再整一整，写好了我看看，送给党委审查。这份材料很重要，待会儿评比结果的电报一来，说要就要，拿不出来我们就得抓瞎了。

陈主任 刚才局里来了电话，找你谈学习问题。

高厂长 又是什么学习呀？

陈主任 他没有说，听说你不在，待会儿再打电话来。还有，今天又有两个厂来我们厂学习。

高厂长 是呀，以后来学习的还会多，我们一定要热情接待。吃呀、住呀，你要亲自抓；人家要什么材料，就给什么材料，要跟什么人谈，就找什么人谈。千万要注意，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自高自大。可别象这次嘉陵厂的段厂长他们来学习那样，让人家老段住到工人宿舍里去；虽说我跟他是师兄弟，不会见怪，可人家大小是个厂长……

陈主任 其实，那也不能怪我们，什么都给他安排好了，他非要住到工人宿舍里去，几个人都拖不回来。

高厂长 我的这位师弟就是这个脾气。

陈主任 不过，他也忙得很，白天在这里学习，跟班劳动，晚上还常常赶回嘉陵厂去，个把月当中，也没有在这里住上几天。

高厂长 你不知道，我們俩一起学手艺的时候，周老师傅就喜欢他那股死鑽劲儿哩。

陈主任 我看周师傅更喜欢你，要不怎么招你作女婿呢？

高厂长 别开玩笑。（指皮鞋样品）老陈，把这个也写上，多具体呀。

〔陶师傅上。〕

陶师傅 高厂长，大组长說你找我。

高厂长 陶师傅，坐，坐。怎么，你情緒不好？有什么意見嗎？

陶师傅 嗯，有意見！

高厂长 我最近工作很忙，下不去，对你們老师傅照顾得不周到，有意見尽管提吧！

陶师傅 提什么？

高厂长 提意見嘛！

陶师傅 我对我自己有意見。

高厂长 哦！陶师傅，別这么說呀，你是我們厂里数一数二的老将，和我师傅是同一輩的，生产上应该带着小組的同志們干。

陶师傅 哎，老了，跟不上了。

高厂长 年紀大，手脚不大灵便，工效差点，也难免；可思想上不能放松，跟不上，那就虛心向別人学嘛。

陶师傅 向誰学？向胡万林学，是吧？

高厂长 就向胡万林学也不错嘛，人家干劲大，工效高，这个月就提高了工效百分之十七。

陶师傅 我学不会。

高厂长 陶师傅，我們不要故步自封，思想要赶得上形势的发展呵。我們一个月領几十块钱，要对得起国家。

陶师傅 （強忍惱怒）对，对。我对不起国家，我检讨，我检讨！（掏出检讨書）高厂长，这是我的检讨书。

高厂长 （高看，生气地）这是你上次的检讨嘛，交給胡万林。是该好好检查一下，回去好好想想吧。

〔陳交給他材料，高進內室。

陈主任 陶师傅，好好想想吧。你看人家周师傅，我們厂长的老丈人，你們两位都是同輩的老师傅，可人家現在是党委委員，上上下下一提起他就伸这个（伸大拇指）。您是该好好检讨了。

陶师傅 （自語）我检讨，我检讨！

〔周海東拿着一双皮鞋由外上。

周师傅 老家伙，检讨，你又检讨什么？

陶师傅 你問你女婿去！（冲下）

周师傅 （追下）嚟！老陶！老陶，你怎么走了呢？……陈主任，怎么回事？

陈主任 周师傅，他的事难說。

周师傅 高厂长呢？

陈主任 他在里面整理材料。

周师傅 怎么搞的？人家段厂长在我們厂里学习了一个月，今天要走了，也不去看看人家，还是师兄弟呢。象話嗎？

陈主任 这是什么鞋呵？

周师傅 段厂长在这里学习时作的。

陈主任 作得这么好？

周师傅 可不是，人家把我们厂每道工序的优点都给总结起来了。瞧瞧人家这股子学习劲儿，多扎实呵。这，你就可以看出人家嘉陵厂不简单呵！

〔段树平由外上，围着手套，戴着袖套。〕

段厂长 师傅，陈主任。

周师傅 怎么？你马上就要走吗？

段厂长 是呀，家里又来催了。

陈主任 段厂长，请稍坐一会儿，我马上去请高厂长。

段厂长 不急，不急，我们等一会儿，不要影响他的工作。

〔陈主任下。〕

周师傅 （上下打量段厂长）……。

段厂长 （楞）……师傅，你看什么？

周师傅 我是看你这一身打扮！……袖套，围腰……谁能看得出你是个厂长呵！

段厂长 （笑）这样干起活来方便嘛！

周师傅 （深思）……段厂长！

段厂长 师傅，你别叫我厂长，还是叫我的名字吧。

周师傅 对，树平呵，你这一个月来干得真不错，硬是象个学习的样子，和小时候一样肯干肯钻，一来就和大伙在一起，问长问短，坐上矮板凳敲皮鞋。你这一敲呀把大

家心里搞的热乎乎的，把我这个老鞋帮也給敲醒了。

段厂长 咱們本来就是皮匠嘛，慣了。

周师傅 說得好，慣了。你当了厂长，沒有忘掉矮板凳，敲皮鞋，我看呵，这一点，高明輝就該向你好好学习。

……树平，我真想到你們厂里去看一看。

段厂长 （熱情洋溢）那可太好了，太好了。师傅，欢迎 你亲自来帮助我們改进工作。

〔高厂长由內上。〕

高厂长 （興奮地）呵，老段，老段，坐，坐坐；爹，您也坐。（散烟，對段）我对你意見可大了。

段厂长 嚇，咱們师兄师弟一見面就展开斗争。好，提吧！

高厂长 第一，上礼拜，周玉忙活了一下午，給你准备了紅烧獅子头、麻婆豆腐、連鍋湯，还專門为你买了瓶大糴……，結果你沒来，这个錯誤大不大？

周师傅 这可是你的不对，那天我們一直等到晚上九点钟。

段厂长 我……

高厂长 別解释。还有第二，招待所准备好了房子你不去，非要往工人宿舍里搬。还有……

段厂长 問題严重，問題严重。

高厂长 說真的，你这次来搞得很深入呵，还提了不少建議，对我們來說真是一种促进。我自己一天到晚瞎忙一陣，坐在办公室里，下不去。

周师傅 这倒是句实話。

段厂长 你們摊子大情况不同嘛。我的出师皮鞋已經交給师

傅了，你給审查审查。

高厂长 在师傅手里都过了关，我还有什么好說的。

〔小冬由外上。〕

小冬 段厂长，周老师傅，哦，厂长。

段厂长 小冬师傅来了，欢迎，欢迎。

小冬 不准再叫我师傅，不准再叫我师傅。

段厂长 怎么，我一离开小组你就不认我这个徒弟啦？

小冬 一个月的师徒合同已經滿期了，不准再叫了。按道理讲，我是周老师傅的徒孙，應該是你的徒弟，要不是周老师傅下命令，我还不不敢收你这位厂长当徒弟哪，可害得我脸紅了一个月。（交給段一封信）这是我們鉗帮組写給你的信，感謝你对我們小组的帮助；你給我們提了那么多的好建議，单是釘子，这个月就节约了十几斤！

周师傅 小冬，段厂长的这些好建議，你們可要永远坚持下去呀。对了，你把鞋底心給我看，（小冬抬起腿来）瞧瞧，这鞋上不就干干淨淨了嗎？要是在一个月以前呀，你們組里，哪个脚上不是扎滿了釘子，那多浪費呀！

高厂长 老段，你哪儿是来学习，是来传經的嘛！

小冬 段厂长，我們小组真舍不得你走。

段厂长 噯，大家都是皮匠，以后見面的日子多着哪！

小冬 段厂长，今后你們还有什么好經驗，一定要告訴我們。

段厂长 好，好！

小 冬 一定哟！

段厂长 小冬，你有什么經驗也別保守呀。

小 冬 呵呀，我有什么好保守的嘛。

〔陳主任上，把材料交給高厂长。〕

段厂长 陈主任，这是围腰、袖套，交給你。好，我要走了。（走到周面前）师傅，我走了。

高厂长 （热情挽留）喂，还没有好好談談怎么就走了？

周师傅 他忙，就别留他了。（對段）树平呵，你走吧，我就不送你了！

高厂长 我送，我送。

段厂长 不送了，不送了。我还要到党委李书记 那儿去一下。

小 冬 我送，我送。

陈主任 （對段）还是我替厂长送你。

高厂长 好吧！

〔段厂长、小冬、陳主任同下。〕

〔周师傅看段作的鞋，沉思。〕

〔靜場。〕

高厂长 爹！

周师傅 呵！……

高厂长 爹，你在想什么？

周师傅 我吗？……我在想这双皮鞋。

高厂长 哦！（看介紹經驗的材料。）

周师傅 明輝！

高厂长 呵？……

周师傅 你在干什么？

高厂长 我在看介紹經驗的材料。

周师傅 明輝。

高厂长 呵？

周师傅 （把皮鞋放在材料上）你先看看这双皮鞋吧。

高厂长 （看了半天）爹，你不是檢驗过了嗎，还有什么問題？

周师傅 你看有什么問題？

高厂长 我看很好嘛，老段的手艺还有什么說的。

周师傅 不，我不是說树平的手艺……

高厂长 那是說……？

周师傅 你再看看这个。（拿圍腰、袖套給他看）人家树平是个厂长，一到这儿就戴上围腰、袖套，一直蹲在車間里跟工人打堆堆；平时对老师傅那股子亲热劲就不用說了，就連小冬那样的青工，他都能見好就学，拜她作师傅，学鉗帮。人家同样是个厂长，也敲了二十多年皮鞋了。这不简单哪！

高厂长 是呵，各有情况不同，各有各的干法。

周师傅 那你說人家这个干法好不好？

高厂长 好，那他們又干嗎要出来学习？

周师傅 （不愉快）噢，人家出来学习的，都是落后单位呀；

高厂长 我又沒有这么說。

周师傅 哼！……